

風

皮

羽

山

著

1720

羽 山 著

風 波

風 波

三 幕 劇

羽 山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風 波

羽 山 著

中國戲劇家協會編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號：(249) 字數：46千

開本 31"×43" $\frac{1}{32}$ 印張 $2\frac{13}{16}$ 插頁 2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3000

定價(6) 0.27元

封面設計：守言

定價二角七分

登場人物

楊春梅——二十歲，青年團員。

朱小昌——二十歲，青年團員。

立福嫂——三十六、七歲，春梅的母親。

曾良臣——四十來歲。

李貴芝——三十左右，村婦女委員。

楊立和——三十五歲，貴芝的丈夫。

楊立家——二十一歲，青年團支部宣傳委員。

王 開——二十三歲，團支書、村長。

楊永成——五十多歲，楊氏宗族的族長。

楊永德——四十多歲。

榮三嫂——三十多歲。

楊左氏——三十多歲。

根生娘——五十歲。

楊根生——二十二歲。

楊永懷——五十歲。

楊永貴——五十來歲。

楊根惠——十三、四歲，楊永成之孫。

楊環——二十二歲，楊永成之女。

永成媳婦——三十七、八歲，楊根惠的母親。

楊根富——二十七、八歲。

水蛇腰——三十二歲，地主楊立齋的小老婆
其他人物。

地 點

西南某地區的楊家坪村。

時 間

一九五二年春夏之交。

序 幕

清明前後。距楊家坪二、三里地的山腳下。左面有一棵合抱的大樹，樹後是一片延伸到山坡上的竹林。樹前有一座長滿青草的墳墓。右面有一道梯田的田埂，埂下是水田，背後是遠山和田野，不遠處立著一座頹塌的石造貞節牌坊。

一天的下午。楊春梅和立福嫂在祭掃楊立福的墳墓。墳上插著紙飄，墳前的地上擺著幾樣供品，插著一對蠟燭、三炷香。楊春梅在墳前燒著紙錢，立福嫂對墳墓磕著頭。祭掃親人的墳墓，總會帶來往事的回憶，母女二人均默默不語。立福嫂磕完頭站起，楊春梅扶住她，立福嫂微微嘆了一口氣，不禁又熱淚盈眶了。

楊春梅（安慰著她媽）媽，不要難過囉！

立福嫂（憂鬱地望了春梅一眼）春梅，今年，你爹死了十七年了，（無限感慨地）多長久，多艱難啊！

楊春梅（柔和地）媽，不要總是想早先那些事啦，這陣，不是熬出頭了嗎？解放兩年多了，欺壓窮人的地主惡

霸、反革命都打倒了；土地改革，我們又有了自家的地；再沒有不順心的事啦！

立福嫂（苦笑）咳！

楊春梅（有些不明白）媽，難道你還有不順心的事？

立福嫂（一怔，連忙支吾）沒，沒。我沒這麼講呀！（一抬頭，

見有人走來）你看，那是哪個？

楊春梅（望了一眼）是曾良臣曾大叔，他朝這兒來了。

說着，曾良臣已揹着農具走來。

楊春梅 曾大叔！

曾良臣（放下農具）我走那邊過，看見你娘母倆。趁這機會，讓我也來給立福哥上上墳吧！（他對墳磕了兩個頭。）

楊春梅 曾大叔，你不給我爹上墳，他在地下也領你的情哩。這些年，你淨幫我們的忙……

曾良臣 這是應當的。你爹活着的時候，也幫過我不少忙哩。那陣，我年紀小，家裏窮，我們一道上山打柴，出門幫人，虧你爹照顧我。他真是個好人，他死的時候我也難過了好久。

立福嫂（感嘆地）就可惜“好人不長命”……

楊春梅 媽，你怎麼又說這些話，不是命的過。

曾良臣 春梅說的對，立福哥也是叫窮逼死的。

立福嫂 咳！不管怎麼說，他死得太早了。

對於過去年月苦難的回憶，使他們都沉默起來。片刻之後，朱小昌的聲音，打破了沉默。

朱小昌（在幕外喊著）春梅，春梅，我找你有事！

楊春梅（看了一眼，對立福嫂說）媽，我去一下。（下。）

曾良臣 眼看着春梅就長成大人了，時光過得真快！

立福嫂（望著楊春梅的背影，感嘆地）今年已經二十歲了。她爹死的時候，她才三歲。

曾良臣 你也該想着給她找個婆家囉！

立福嫂 我給她提過這樁事，她不要我管，說甚麼她自家有主意。這陣的姑娘不像早先我們，不曉得她心裏淨想甚麼哩！

曾良臣 我看她同朱小昌倒滿要好的。

立福嫂 聽說他們都是甚麼團員，總在一道。可春梅也沒有提過她和小朱的事。

曾良臣 要是春梅願意，他們真是一對哩。

立福嫂（沒有再說甚麼，停了停問道）你這些天怎麼不到家裏來呢？

曾良臣（小心地向四處望望）你沒有聽到甚麼風聲嗎？

立福嫂（全身一震）出了甚麼事？

曾良臣（嘆了一口氣）一些閒言閒語，你沒有聽到也好，免得……

立福嫂（更加緊張）你是說我們的事？

曾良臣 不要問了。

立福嫂（急迫地）看你這個人，有甚麼話快說呀！

榮三嫂突然從田埂下面走上來。曾良臣和立福嫂偏促地站在那裏不說話了。

榮三嫂（冷笑一聲）我當是哪個，原來是你們呀！

曾良臣（結結巴巴地）我見她娘母倆上墳，我也來給立福哥磕個頭。

榮三嫂（眼光在他們臉上逡巡）啊！春梅呢？

立福嫂 朱小昌找她去了，那不是他們。你找她？

榮三嫂 不找她。我也是路過這裏。（瞟一眼墳前的香燭，虛情假意地）讓我也來給立福哥磕個頭吧！（一邊磕頭一邊嘴裏說着）立福哥，你在地下可以安心閉上眼啦！這些年，虧得我們的好嫂嫂哩。你要看得見，你睜開眼看看吧，你的姑娘都這麼大了。

曾良臣聽她的話不入耳，望了一眼立福嫂，擡起農具，走下。

立福嫂也去收拾地上的供品。

榮三嫂 要走嗎？我們一道。（瞥立福嫂收拾）你不等春梅啦？

立福嫂 她自家會回去的。

立福嫂提着竹籃走下，榮三嫂對她的背影撇了一下嘴，隨下。

靜揚片刻。小朱和楊春梅邊說邊上。

楊春梅（見無人，嗔怪地）你看，我媽走了，你偏偏這陣找我。

朱小昌（不介意地笑着）介紹人家入團的事，你說該不該找你嘛？

楊春梅（也逗笑了）該，該！

朱小昌 你看我對團的工作負責任吧？你當小組長的一分配，我很快就完成。

楊春梅 不要王婆賣瓜囉。你彙報完了嗎？

朱小昌 完了。（回頭瞟了一眼，突然變得羞澀起來）梅姐，我還有點話同你講。

楊春梅 你有話同我講？

朱小昌 我心裏的話……

楊春梅（一怔）啊！

朱小昌（嚙嚙地）我想了好久……不曉得講得講不得？

楊春梅（已猜出八九，心頭有些發慌，猶豫着）……

朱小昌（注視着楊春梅的臉色，試探地）我可以講嗎？

楊春梅（緊皺着臉，正色地）該講的就講，不該講的就不要講。

朱小昌（張口結舌）那……

幕外傳來楊根生的歌聲：“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發現小朱後，他喊着：“小朱，小朱。”

楊春梅 (機警地)楊根生來了，我走啦! (匆匆下。)

朱小昌挪動了一下，停住，呆呆地望着春梅去的方向。

楊根生挑着秧苗上。見小朱呆立在那裏，放下擔子，上去扯了他一把。

朱小昌回頭。

楊根生 你在這兒發甚麼愣呀?

朱小昌 (煩躁地)你怎麼偏偏這陣來!

楊根生 (莫名其妙地)怎麼啦?

朱小昌一甩手跑下。

——幕落——

第一幕

第一場 定計

序幕後五、六天。楊家坪趕場的日子。

榮三嫂所開的酒館。台的左半部爲酒館，右半部是榮三嫂的臥室，中間一扇掛簾門帘的門相通，左半部酒館靠通內室門的是櫃台，櫃台前有一張酒桌子，櫃台的左面有四、五張酒桌。酒館門口（台左前）是楊永成的火炮攤。台右半部榮三嫂的臥室內，有一張南方式的刻花木架床，床前有踏凳。靠台前有一方桌，兩把木椅。室內還有些鏡台、臉盆之類的東西。室內的陳設是半洋半土，不倫不類。

剛趕場的時候。酒館內人不多，一個伙計在招呼着客人。喝酒的人當中有楊永德、楊永懷、楊永貴、楊根富等人。

楊永成和他的係子楊根惠在擺着火炮攤。

酒館背後的小街和靠台右的大街上，人來人往，一片市集的雜沓聲。

楊永成剛擺好攤子，正拿起水煙袋，聽見有人喊他，他扭頭，見楊永德立在他身後。

楊永德 二哥。

楊永成 老五呀！

楊永德 二哥，請你到裏頭來一下。

楊永成 (板着面孔)甚麼事？剛擺好攤子。

楊永德 (走近他，神祕地)這是同我們全族人都有關係的事，
只有請你族長來管了。

楊永成 啊！(回頭對楊根惠)根惠，守住攤子。

楊永成、楊永德相繼走入酒館。酒館裏一些本族的人，如楊永懷、楊根富等，都立起來給楊永成打招呼、讓路。楊永成逕直走到靠櫃台前的那張桌子。

楊永成 (剛坐下就急切地問)老五，甚麼事？這陣來找我？

楊永德 二哥，你等等就曉得了。(扭頭朝櫃台裏頭喊)榮三媳婦，快出來啲！

榮三嫂 (從臥室外面的天井剛走進臥室，聽見喊聲，忙掀門簾走出，到桌邊)二公，您來啦。

楊永成 你有事找我？

楊永德 二哥，這麼大一樁事，你還一點不曉得呀？

楊永成 (感到突然，却掩飾着驚疑，冷冷地問道)出了甚麼事？

榮三嫂 (一面向不遠的桌上喝酒的人們瞟着，一面俯身對楊永成低語)
我們楊家有寡婦像男人了啦！

楊永成 (吃驚地)啊！會出這等事？

楊永德 這事還不是一天半天，有十來年啦！

楊永成 (一拍桌子，急追問)這還了得！是哪個？快講。

楊永德 輕點，外門外姓聽見不好看。

楊永成 (不理他的提醒，對榮三嫂命令式地說)究竟是哪個哇？

榮三嫂 楊春梅的媽，死鬼楊立福的婆娘。

楊永成 (感到非常意外，愣在那裏)……

楊永德 (搖頭擺腦地嘆息着)真是，聖人說得對，“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

楊永成 (追問下情)她偷的是哪個？

榮三嫂 解放前，在楊立齋家當過長工的曾良臣。

楊永成 (更沒想到)是他？！哼，真是傷風敗俗！

楊永德 二哥，你看怎麼辦？

楊永成 (忽又想起甚麼)不忙。你們怎麼曉得的？

榮三嫂 二公，請到裏頭，我同你細講。

楊永成點了點頭。他們通過櫃台，走進臥室。

與此同時。楊永懷、楊永貴、楊根生等人，見他們的行動隱秘，有些奇怪，在那裏窺竊私議。

楊永成三人已圍在內室方桌邊坐下。

楊永成 (催着)榮三媳婦，快講！

榮三嫂 (誇大其辭地)這樁醜事，我早就聽人講了。二公，你想，我怎麼能相信呢！哼，天底下的事，就是怪，

不相信，不相信，偏偏我就親自碰到了。有一天，我不曉得做甚麼，從楊春梅家門前走過，聽見屋裏一男一女，有說有笑，我吃了一驚，心想：難道人們說的是真，她偷的究竟是哪個哇？我就輕腳輕手地摸到門口，（一邊說着，一邊表演起來，一副怪樣子）隔着破窗洞朝裏一看，嚇！……

楊永德 （也沒聽過她這段敘述，問道）你看見甚麼啦？

榮三嫂 （瞟了楊永成一眼）我看見，曾良臣同立福婆娘，屋裏沒有別人，春梅不在家，……

楊永成 （氣得圓瞪着眼）哼！

榮三嫂 曾良臣正在洗臉，立福婆娘把給他洗乾淨的衣裳拿出來，要他換，又給他泡茶端飯，親熱得，哼，比侍候她丈夫還慇懃。

楊永成 （一衝站起）太不像話了！

榮三嫂 二公，你老人家不要急，還有呢。前幾天，我走立福哥墳前過，又看見他們兩個，荒坡野地裏，一男一女，還不曉得搞些啥名堂呢，就在她丈夫的墳前面呀！……

楊永成 你聽見他們講啥話沒有？

榮三嫂 就可惜沒聽見呀！我一去，他們就不響了。

楊永成 真丟我們楊家的臉，我當族長的要管！